

69年前,这里是把日军打得最疼的地方 光华门要建南京保卫战遗址公园



在光华门发现的抗日碉堡遗址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摄

制图 沈明

最近,在光华门一带,正在进行的“月牙湖第五期工程”工地意外清理出了建造在城墙基础上的两座残缺碉堡。据介绍,它们与1937年南京保卫战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中国士兵曾与日军激战了4天4夜。于是,有专家建议:不妨将“月牙湖第五期工程”项目更名为“南京保卫战(光华门)遗址公园”,“市民休闲绿地”改为近代历史文化展示,这样利于弘扬守城将士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此,南京市文物局近期专门召集历史、文物专家开了一个论证会,建议基本通过。

发现 | 明城砖筑起抗日碉堡

“这两座碉堡和中华门一带的碉堡控制着南京城的南大门,共同担负着把守交通要道的重任。”

月牙湖第五期工程施工时,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光华门一带进行了考古发掘,除了发现1500多年的六朝文化层外,还发现了600多岁的城墙遗址。最让专家们高兴的是,发现了两座用明城砖堆砌而成的民国碉堡。“据我所知,这两座碉堡和中华门一带的碉堡控制着南京城的南大门,共同担负着把守交通要道的重任。”一直致力于研究南京明城墙的专家杨国庆告诉记者。

被发现的碉堡遗迹呈圆形,直径大约5米,由两列明代城砖构筑起的圆形外墙已经坍塌了大约五分之一。透过坍塌的断面可以发现,碉堡建造得非常坚固。环形碉堡一周,就会发现在碉堡的底部和顶部各有两个笔记本大小的方孔,而在距碉堡几

步之遥的地方也有类似、但是更大的方孔,几个方孔互相连通。专家说,这些方孔都是碉堡内部的透气孔;另外,还发现了进出碉堡的过道。“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利用明代高大的城墙建造防御工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杨国庆说,民国时期大部分依托城墙建造的碉堡采用的都是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的办法建造的,这些碉堡建筑时,所有的材料都是精心选择的,黄沙都经过几遍水洗才与水泥搅拌再用5至10毫米的钢筋整体浇灌而成。唯独这两座碉堡全部是用600多岁的城砖砌造而成。“这是因为南京明城墙是依据地形的走势来建造的,而这一段正好遇到了一处山坡,于是随形就势建成了包山墙,再加上这一地段

的土质非常坚硬,碉堡立在这段城墙中可以倚仗山势,坚不可摧。”

至于为何保存至今,杨国庆分析,“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包山墙建造,除去表面的城砖,内部都是土石和山体,毫无利用价值。同时,碉堡就建造在城墙的内部,因此拆城时躲过一劫。再加上碉堡本来的结构就很坚固,破坏起来相当费事。”接着,杨国庆铺开一张1947年前后的《南京城防工事现状要图》,他指着上面的43号告诉记者,“这个位置与光华门被发现的碉堡位置吻合。”据介绍,当时南京的防御内线上共有62个碉堡,这些碉堡都是依托明城墙而建,而且每个碉堡都有一个编号。光华门一带的碉堡编号分别为42、43。

建议 | 建设保卫战遗址公园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中,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两座碉堡的发现,让我的想法变得更加迫切。”

虽然这两座碉堡的军事防御功能已经没了,但它们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杨国庆建议,将“月牙湖第五期工程”项目更名为“南京保卫战(光华门)遗址公园”项目,将工程项目“市民休闲绿地”的性质,调整为近代历史文化展示的性质;“这样做的好处是,今后,如果还发现了碉堡或者其他军事防御工事,可以作为南京保卫战的扩展项目,也增添了光华门这一带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近代的南京要有一个整体保护意识,除了民国建筑外,还有民国时期的

监狱、碉堡,把碉堡建成遗址公园,就体现了整体保护意识。同时,它还可以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形成东西呼应。”

对此,南京市文物局近期专门召集历史、文物专家开了一个论证会,会上,专家们就具体怎么建这个遗址公园提出了大胆的设计,比如,在遗址公园内,除展示两座残堡外,还可增设一组当年守城将士群像(或浮雕),设立纪念碑(记述当年南京城垣保卫战及该役中国阵亡将士名录)等。而这样做起来,难度也不是很大,因为当年

的中国守军将士一般有名可查,而当年日军攻陷光华门城堡后,也在这里留下了纪念碑,并在城墙上留下了“和平……”等字。另外,在配套建筑上要慎重,可设置与遗址公园相适应的回廊、茶座等小规模建筑,万不能开设饭店或商铺。文化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这些,还有专家建议把这两个碉堡,纳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展项目内容中……我觉得专家们的想法都挺好的,他们提出的设想我们都已经提交给相应的管理部门了。”

【血色记忆】

光华门激战打得日军最疼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事,过去较多提到中华门保卫战,而较少论及其他。但是,昨天,明城墙史研究专家杨国庆告诉记者,无论从当年汪伪时期的档案里,还是来自日本的旧照片中,侵华日军对光华门曾发生的“争夺战”重视程度,远超过其它诸城门。日军不仅在光华门外城墙上竖立墓碑,凭吊战死者,还在光华门一侧书写“和平”两个大字欲盖弥彰。

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担任光华门防务的中国守军,为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和第87师259旅等部,之后又有宪兵教导第2团、156师等部增援。12月9日拂晓,日军肋坂部队占领光华门外大校场和通光营房,继而进驻光华门,与该城门的中国守军展开激战。日军在飞机、野山炮和坦克猛烈轰击下,城墙东南角被炸塌,城门沙袋掩体工事被击穿。傍晚少数日军由此冲入城内,并占据主城门。少数日军很快被歼,而占据主城门的日军在沙袋上架起机枪,对着城内以封堵向光华门增援的中国守军。12月10日,光华门战事再次白热化。在增援部队配合下,中国守军以大量集束手榴弹、机枪和步枪与日军展开激战,为夺回城门、堵住城墙缺口,整排整连建制中国官兵,在短短数小时内就壮烈牺牲了,第87师259旅易安华旅长阵亡。当夜,守城官兵将打开盖子的汽油桶抛下,纵火焚烧了盘踞在城门洞里的日军,3名日军毙命,活着的一名日军曹

长被俘。守军谢承瑞团长亲率战士用十余挺机枪的火力,将第二次入城的日军悉数歼灭,并用沙袋重新堵塞缺口。被日军称之为肋坂部队“最先登上光华门的伊藤善光少佐”被中国守军手榴弹击中毙命,日本军旗被抛下城头。

10日光华门一役,被日军视为突破南京城垣防线的日子,日本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期待已久的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头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于是日本全国上下疯狂一片。人们从报纸上印有的醒目的南京地图上,兴奋地指着,“就是这个城门,就是这个城门”。不久,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日本报界记者们臆造的“占领”,也是日军当时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日本军界为此大为光火。日军占领城垣后,中国守军未及转运的伤员,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挑起抛向城下,有的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如此城垣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虽不及长城保卫战之影响,但也鲜有其他城垣保卫战可与之相比。

日本人对光华门争夺战印象很深。南京沦陷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立即前往光华门参观。1938年4月,日本皇族东久迩宫也前往该城门巡视,凭吊。南京沦陷后的伪市工务局,秉承其主子旨意,在对南京城墙修缮的设计图上,特意标明“战绩保存、不必修理”,加以保护。

“光华门,是把日军打得最疼的一个地方。”杨国庆强调。

【意义】

南京人形象不该是懦弱



为了纪念英勇不屈的南京保卫者,快报去年曾专门推出《保卫南京》特刊

以往,提及南京大屠杀强调的是30万同胞遇难的数字,给外界造成了一种中国人民引颈就戮、任人宰割的懦弱形象。近年来,专家们表示一定要扭转这种形象,于是南京保卫战就成了最为有利的证据。

据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中,南京保卫战内容将大大扩容,拟将“血战雨花台”、“肉搏光华门”、“坚守紫金山”以及中国军民誓死保卫南京城等内容加入陈列中去。挑选和新增在日军屠杀时,南京人民反抗暴行的人和事,以改变懦弱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一个保卫战遗址是极具意义的。”杨国庆表示,首先有利于认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其中之一的原因,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同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攻占南京城池中遭遇到中国守军的奋力抵抗,特别在光华门一役使日军伤亡惨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每年的12月13日,这里必将成为市民另一个可去之处;其次,有利于体现南京近代城市文物的整体性和今人对历史尊重的态度。中国守军在南京城墙上殊死抵抗,是不容回避的史实,保留展示这两座残缺的碉堡,绝不仅仅是对近代文物的保留,而是体现了南京近代城市文物的整体性和今人对历史尊重的科学态度。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